**阶 层**

赵珊
       陈丹青曾讲过一个故事，那是讲究阶级出身的年代，一个女孩在一堆收缴来的横七竖八的钢琴里穿梭，倏然伸出小手，留下一串音符后逃之夭夭。他说，那脸上的神气一看就是资产阶级，虽然穿着和工人家的孩子没什么不一样。
  现在，更讲究阶级出身。阶层固化、阶层板结化，暗暗牵动着为人父母的心，经高考状元说出，发酵得更凶。学习好为了一个好工作，好工作直抵人心，不仅意味着阶层保住了，还会带来用钱买不到的资源，对一个家庭的未来走向影响深远。
  为了美好的未来，艺多不压身，多学点；视野要开阔，投资点；功课太繁重，忍着点；生活太繁琐，父母担着点。十年寒窗，十年焦心。被时代裹挟着的父母，没有选择的余地。即使移民他国，国外的精英教育和平民教育也是泾渭分明，阶层从来没有离开过人间。
  我一直很好奇，那个资产阶级的女孩的脸上，到底写着什么神气？
  是家学，是大家子气。
  白鹿原井然有序的背后是家学，以白嘉轩、鹿子霖为代表的乡绅在行为思想上管控着民众，宗祠里的乡约、朗朗的读书声，百年之后还能与祖先遥相呼应。退思园的背后是家学，致仕后的尚书对同里的影响绝不仅仅是一座园子。常州钱氏谢氏家族背后是家学，根在江南大儒钱振煌，钱小山、谢玉岑、谢稚柳、谢月眉披枝散叶，发扬光大。一位优质女青年出阁了，婚礼上父亲淡淡地说女儿在耶鲁求学，在花旗供职。却反复强调，女婿出自无锡钱氏，而且是最靠近钱钟书先生一支的族孙，正宗书香门第。他看中的，就是家学。
  乡绅消亡了，家学式微了，家族变身为一个个小家庭，家族背后的记忆被中断了，诗书浸润的土壤被破坏了，怎么办？平如美棠的故事，念念不忘。饶平如是大家子，祖上出过大学士，他黄埔毕业，曾经参军报国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他理所当然地被扔到安徽农村改造，青灯如豆下，一封封信，一张张画，不断地寄到上海的小家里。所说的是茶米油盐酱醋茶，所牵挂的是子女的学业和老妻的身体，平淡真实。其中的一张“变脸”让我记忆犹新，当年的小鼻子小眼固然不算什么，可是前一分还热情似火后一秒冷若冰霜，总叫人愤愤难平。平如根据美棠的描述画下了一张阶级斗争下扭曲的脸，不是面目狰狞，而是垂垂可怜。满纸的慈悲。
  读到一个人，就能读到一串人。沈从文、汪曾祺、杨绛、吴有训、钱伟长……是的，他们从民国来，带着温柔敦厚的风神。我很好奇，他们的家族会怎么书写他们，直到读到《北鸢》，我看到了家学的传承。
  歌里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。现实是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未来的苟且。平平凡凡，庸庸碌碌，是大部分人的生活状态，你我皆凡人，终日奔波苦，一刻不得闲。读点没用的书，不能当饭吃，可以当点心，会让你想起诗和远方。
  接受自己，悦纳自己，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功课。看不见的竞争力，才是真正的阶层隔阂。有产阶级和资产阶级，一字之差，陈丹青先生在那双清亮亮的眸子中看到的，是不是这个呢？